

卷五十四

唐德宗中



歷代通鑑纂要

卷五十四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五十四

起唐德宗貞元元年
至德宗貞元十六年

貞元元年。贈顏真卿司徒。

謚文忠

以盧杞為澧州別駕

盧杞遇赦移吉州長史。謂人曰。吾必再入。未幾上果欲用為饒州刺史。給事中袁高應草制。執以白盧翰。劉從一曰。盧杞作相。致鑿輿播遷。海內瘡痍。柰何遽遷大郡。願相公執奏。翰等不從。更命他人草制。制出。高執之不下。且奏杞極惡窮凶。何可



復用上不聽。補闕陳京趙需等。上疏曰。杞三年擅權。百揆失敘。華夷同棄。儻加巨姦之寵。必失百姓之心。高復於正牙論奏。上曰。杞已再更赦。高曰。赦者止原其罪。不可為刺史。京等亦爭之。曰。杞之執政。百官常如兵在其頸。今復用之。則姦黨皆唾掌而起。上大怒。諫者稍引却。京顧曰。需等勿退。此國大事。當以死爭之。上怒稍解。謂宰相與杞小州。李勉曰。陛下欲與之。雖大州亦可。其如天下失望何。乃以杞為澧州別駕。上謂李泌曰。朕已可袁高所奏。泌曰。累日外人切議。比陛下於桓靈。今承德音。

乃堯舜之不逮也。上悅。杞竟卒於澧州。

馬燧敗李懷光兵於陶城。及渾瑊又破懷光兵於長春宮。

時連年旱蝗。資糧匱竭。言事者多請赦懷光。李晟上言。赦懷光有五不可。燧入朝奏曰。懷光凶逆尤甚。赦之無以令天下。願更得一月糧。必為陛下平之。上許之。

以韋臯為西川節度使。

朱滔死。以劉怦為幽州節度使。

陝虢軍亂。殺其節度使張勸。詔以李泌為都防禦轉。

運使

陝虢兵馬使達奚抱暉。鳩殺節度使張勸。代總軍務。邀求旌節。且陰召李懷光將達奚小俊為援。上謂李泌曰。若蒲陝連衡。則猝不可制。而水陸之運皆絕矣。不得不煩卿一往。乃以泌為都防禦水陸運使。欲以神策軍送之。泌曰。陝城三面懸絕。攻之未可以歲月下也。臣請以單騎入之。且今河東全軍屯安邑。馬燧入朝。願敕燧與臣同辭偕行。使陝人知之。亦一勢也。泌見陝州將吏在長安者。語之曰。主上以陝虢饑。故不授泌節而領運使。欲令督

江淮米以賑之。今當使抱暉將行營。有功則賜旌節矣。抱暉稍自安。泌與燧疾驅而前。將佐不俟抱暉之命來迎。泌笑曰。吾事濟矣。去城十五里。抱暉亦出謁。泌慰撫之。抱暉喜。泌視事。賓佐有請屏人白事者。泌曰。易帥之際。軍中煩言。乃其常理。泌到自妥貼矣。不願聞也。由是反仄者皆自安。泌但索簿書。治糧儲。明日召抱暉語之曰。吾非愛汝而不誅。恐自今有危疑之地。朝廷所命將帥。皆不能入。故旬汝餘生。汝為我齎版幣祭前使。慎無入關。自擇安處。潛來取家。保無他也。泌之辭行也。上籍陝

將預於亂者七十五人。授泌使誅之。泌奏已遣抱暉。餘不足問。上復遣中使必使誅之。泌不得已。械兵馬使林滔等五人送京師。抱暉遂亡命。不知所之。

大旱

灞漭將竭。長安井無水。度支奏中外經費纔支七旬。詔浮費冗食皆罷之。

馬燧取長春宮。遂及諸軍平河中。李懷光縊死。

馬燧與諸將謀曰。長春宮不下。則懷光不可得。然其守備甚嚴。攻之曠日持久。我當身往諭之。遂徑

造城下。呼其守將徐庭光。庭光帥將士羅拜城上。燧知其心屈。徐謂之曰。我自朝廷來。可西向受命。庭光等復西向拜。燧曰。汝曹徇國立功四十餘年。何忽為滅族之計。從吾言。非止免禍。富貴可圖也。衆不對。燧披襟曰。汝不信吾言。何不射我。將士皆伏泣。燧曰。此皆懷光所為。汝曹無罪。第堅守勿出。皆曰諾。燧等遂進逼河中。懷光舉火。諸營不應。駱元光使人招庭光。庭光罵辱之。及燧還。乃開門降。燧以數騎入城。慰撫之。其衆大呼曰。吾輩復為王人矣。渾瑊謂僚佐曰。始吾謂馬公用兵。不吾逮也。

今乃知吾不逮多矣。燧帥諸軍至河西。河中軍士自相驚曰。西城擐甲矣。又曰。東城疑音則隊矣。須臾軍士皆易其號為太平字。懷光不知所為。乃縊而死。燧自辭行。至是凡二十七日。渾瑊盡得懷光之衆。朔方軍自是分居邠蒲矣。

赦懷光一子。收葬其尸。罷討淮西兵。

上問陸贄。今復有何事宜。區處者。贄以河中既平。慮必有希旨生事之人。請乘勝討淮西者。李希烈必誘諭其所部及新附諸帥。曰。奉天息兵之旨。乃因窘急而言。朝廷稍安。必復誅伐。如此。則四方負

罪者。孰不自疑。建中之憂。行將復起。乃上奏曰。陛下悔過降號。聞者涕流。故諸將效死。叛夫請罪。逆泚懷光。相繼梟殄。今叛帥革面。復修臣禮。然其深言密議。固亦未盡。坦然所宣布恤人之惠。以濟威乘滅賊之威。以行惠。臣所未敢保者。唯希烈耳。想其私心。非不追悔。但以猖狂失計。已竊大名。雖荷陛下全宥之恩。然不能不自覲於天地之間耳。縱未順命。斯為獨夫。內則無辭以起兵。外則無類以求助。陛下但敕諸鎮。各守封疆。彼既氣奪。筭窮。是乃狴牢之類。不有人禍。則當鬼誅。古所謂不戰而

通鑑綱目卷之四十四
五
屈人之兵者。斯之謂歟。詔以李懷光嘗有功。宥其一男。歸其尸。使收葬。諸道與淮西連接者。非彼侵軼。不須進討。李希烈若降。當待以不死。自餘一無所問。

盧龍節度使劉怵卒。以其子濟知節度事。

劉從一罷

丙寅

二年。以劉滋。崔造。齊映。同平章事。

上以造敢言。故不次用之。滋映多讓事於造。令宰相分判六曹。映判兵部。李勉判刑部。滋判吏禮部。造判戶工部。

淮西將陳仙奇殺李希烈以降。以仙奇為節度使。

希烈別將寇襄鄭州。樊澤李澄擊破之。希烈兵勢日蹙。會有疾。仙奇使醫毒殺之。因屠其家。舉眾來降。詔以為淮西節度使。

陳仙奇為其將吳少誠所殺。以少誠為留後。

少誠素狡險。為李希烈所寵任。故為之報仇。胡氏寅曰。陳仙奇為國殺賊。賞以節鉞。是也。吳少誠黨賊而殺仙奇。亦以與之。則賞罰混殽。兆淮蔡之亂矣。

以曲環為陳許節度使

吐蕃入寇。詔渾瑊駱元光屯咸陽。置十六衛上將軍。

初上與常侍李泌議復府兵。泌言府兵平日皆安居田畝。每府有折衝領之。農隙教戰。有事徵發。則以符契下州府參驗發之。至所期處。將帥按閱。有不精者。罪其折衝。甚者罪及刺史。軍還則賜勳加賞。行者近不踰時。遠不經歲。高宗以劉仁軌為洮河鎮守使。以圖吐蕃。於是始有久戍之役。又牛仙客以積財得宰相。邊將効之。誘戍卒使以所齎繒帛寄於府庫。而苦役之。利其死而沒入其財。故戍

卒還者。什無二三。然未嘗有外叛內侮者。誠以顧戀田園。恐累宗族。故也。自開元之末。張說始募長征兵。兵不土著。不自重惜。忘身徇利。禍亂遂生。鄴使府兵之法不廢。安有如此下陵上替之患哉。上以為然。因有是命。然卒亦不能復也。

京城戒嚴

吐蕃遊騎及好時。京城戒嚴。民間傳言上復欲出幸。齊映見上言曰。外間皆言陛下已理裝具糧。人情恟懼。夫大福不再。陛下柰何不與臣等熟計之。因伏地流涕。上亦為之動容。

李晟遣兵擊吐蕃於汧城。敗之。

晟遣其將王佖將驍勇三千伏於汧城。戒之曰。虜過城下。勿擊其首。俟見五方旗。虎豹衣。乃其中軍也。出其不意擊之。必大捷。佖用其言。尚結贊敗走。僅而獲免。謂其人曰。唐之良將。李晟。馬燧。渾瑊。而已。當以計去之。入鳳翔境。禁虜掠。以兵直抵城下。曰。李令公召我來。何不出犒我。經宿而還。

李晟遣兵拔吐蕃摧沙堡。

韓滉。劉玄佐。曲環。俱入朝。

先是關中倉廩竭。禁軍或自脫巾呼於道曰。拘吾於軍而不給糧。吾罪人也。上憂之甚。會韓滉運米三萬斛至陝。李泌奏之。上喜。謂太子曰。吾父子得生矣。時禁中不釀。命於坊市取酒為樂。又遣中使諭神策六軍。軍士皆呼萬歲。時比歲饑饉。兵民率皆瘦黑。及麥熟。市有醉者。人以為瑞。然人乍飽食。死者甚衆。數月。人膚色乃復故。滉遂入朝。過汧。時劉玄佐久未入朝。滉與約為兄弟。請拜其母。其母喜。為置酒。酒半。滉曰。弟何時入朝。玄佐曰。久欲入朝。力未能辦耳。滉曰。滉力可及。弟宜早入朝。丈母垂白。不可使帥諸婦女往填官也。母悲泣不自勝。

滉乃遺玄佐錢二十萬緡備行裝。滉留大梁三日。大出金帛賞勞。一軍為之傾動。玄佐驚服。遂與曲環俱入朝。上嘉韓滉之功。以滉兼度支轉運等使。崔造罷。

李晟入朝

工部侍郎張或。晟之壻也。晟在鳳翔。以女嫁幕客崔樞。禮重之過於或。或怒。遂附於左僕射張延賞。上忌晟功名。會吐蕃有離間之言。延賞等騰謗於朝。無所不至。晟聞之。晝夜泣。目為之腫。悉遣子弟詣長安。表請為僧。不許。入朝稱疾。懇辭方鎮。亦不

卯丁

許。韓滉素與晟善。上命滉諭旨。使與延賞釋怨。引延賞詣晟第謝。因飲盡歡。晟表薦延賞為相。

三年。以張延賞同平章事

雲南王異牟尋請內附

初雲南王閣羅鳳陷雋州。獲西瀘令鄭回。回通經術。閣羅鳳愛重之。其子及孫異牟尋皆師事之。及異牟尋為王。以回為相。號清平官。雲南有衆數十萬。吐蕃每入寇。常以為前鋒。賦歛重數。又奪其險要地立城堡。歲徵兵助防。雲南苦之。回說異牟尋自歸於唐。曰。中國尚禮義。有恩澤。無賦役。異牟尋

通鑑纂要卷五十四
九
以為然。會西川節度使韋臯招撫群蠻，異牟尋潛遣人因諸蠻求內附。臯奏宜招納之，以離吐蕃之黨，分其勢。上命臯先作邊將書以諭之。微觀其趣，貶齊映為夔州刺史。

張延賞與映有隙。映在諸相中，頗稱敢言。上浸不悅。延賞因言映非宰相器，貶之。

劉滋罷，以柳渾同平章事。

韓滉性苛暴，方為上所任，言無不從。他相充位而已。百官群吏救過不贖。渾雖為滉所引薦，正色讓之曰：先相公以褊察為相，不滿歲而罷。今公又甚

焉。柰何榜吏於省中，至有死者。且作福作威，豈人臣所宜。滉愧為少霽威嚴。

以白志貞為浙西觀察使。

柳渾曰：志貞愉人，不可復用。會渾疾，不視事。詔下用之。渾疾間，遂乞骸骨，不許。

臣等謹按涇卒之亂，德宗召禁兵禦賊，竟無一人至者。蓋由白志貞補以市井富兒而受其賂。故兵政敗壞而宿衛空虛也。及身被蒙塵之辱，幾於不保，而猶不之罪。始則迫於李懷光之請，而後貶之。尋復違柳渾之言而用之。何其好惡

之乖僻如此哉

以李晟為太尉

吐蕃尚結贊卑辭厚禮。求和於馬燧。燧信其言。為之請於朝。李晟曰。戎狄無信。不如擊之。張延賞與晟有隙。數言和親便。上亦素恨回紇。欲與吐蕃擊之。延賞又言。晟不宜久典兵。上乃謂晟曰。朕以百姓之故。與吐蕃和親決矣。大臣既與吐蕃有怨。宜留輔朕。自擇代者。晟薦都虞候邢君牙。遂以君牙為鳳翔尹。加晟太尉。罷鎮

以渾瑊為會盟使

瑊將二萬餘人赴盟所。尚結贊請盟于土梨樹。或言土梨樹多險阻。不如平涼。乃許盟于平涼。初。韓滉薦劉玄佐可使將兵復河湟。玄佐亦贊成之。至是。玄佐奏言。吐蕃方疆。未可與爭。張延賞奏以河湟事委李抱真。抱真亦固辭。由延賞罷李晟兵柄。故武臣皆憤怒解體。不肯為用。故也。

渾瑊與吐蕃盟于平涼。吐蕃劫盟

瑊之發長安也。李晟深戒之。以盟所為備。不可不嚴。張延賞言於上曰。晟不欲盟好之成。故戒瑊以嚴備。我有疑彼之形。則彼亦疑我矣。盟何由成。上

乃召瑊切戒以推誠待虜勿為猜疑瑊奏吐蕃決以辛未盟延賞集百官稱詔示之曰李太尉謂和好必不成今盟日定矣晟聞之泣曰吾生長西陲備諳虜情所以論奏但耻朝廷為犬戎所侮耳上始命駱元光屯潘原韓遊瓌屯洛口以為瑊援元光謂瑊曰潘原距盟所且七十里公有急何從知之請與公俱瑊以詔指固止之元光不從與瑊連營相次距盟所三十餘里元光壕柵深固瑊壕柵皆可踰也元光伏兵於營西遊瓌亦遣五百騎伏於其側曰若有變則汝曹西趣柏泉以分其勢將

盟尚結贊又請各遣遊騎數十更相覘索瑊許之吐蕃伏精騎數萬於壇西遊騎貫穿唐軍出入無禁唐騎入虜軍悉為所擒瑊等皆不知入幕易禮服虜伐鼓三聲大譟而至瑊自幕後出偶得他馬乘之伏鬣入其銜馳十里銜方及馬口虜縱兵追擊唐將卒死者數百人副使崔漢衡被擒瑊至其營將卒已遁元光發伏成陳以待之虜騎乃還是日上視朝謂諸相曰今日和戎息兵社稷之福柳渾曰戎狄豺狼也非盟誓可結今日之事臣竊憂之李晟曰誠如渾言上變色曰柳渾書生不知邊

通鑑卷之五十四
計。大臣亦為此言邪。皆頓首謝。是夕韓遊瓌表言虜劫盟者。兵臨近鎮。上大驚。謂柳渾曰。卿書生乃能料敵如此。其審邪。上欲出幸。大臣諫而止。李晟大安園多竹。或言晟伏兵其間。謀因倉猝為變。晟伐其竹。上遣中使齎詔遺尚結贊。不納而還。以馬燧為司徒兼侍中。

初吐蕃尚結贊惡李晟馬燧渾瑊曰。去三人則唐可圖也。於是離間李晟。因馬燧以求和。欲執渾瑊以賣燧。使并獲罪。因縱兵直犯長安。會失渾瑊而止。獲馬燧之姪弁。謂曰。胡以馬為命。吾在河曲。春

草未生。馬不能舉足。當是時。侍中渡河掩之。吾全軍覆沒矣。今蒙侍中力。全軍得歸。柰何拘其子孫。遣弁與宦官俱文珍等歸。上由是惡燧。罷其副元帥節度使。以為司徒侍中。張延賞慙懼謝病。范氏祖禹曰。人君於其所不當疑而疑之。則於其所不可信而信之矣。李晟之功。社稷是賴。而德宗猜忌。使憂懼不保朝夕。至於讒邪之詭計。戎狄之甘言。則推誠而信之不疑。由其心術顛倒。見善不明。故也。延賞以私憾敗國殄民。刑孰大焉。德宗曾不致詰。使之得保首領死牖下。幸矣。

以李泌同平章事

泌初視事。與李晟等俱入見。上謂泌曰。朕欲與卿有約。卿慎勿報仇。有恩者。朕當為卿報之。對曰。臣素奉道。不與人為仇。李輔國。元載。皆害臣者。今自斃矣。素所善者。率已顯達。或多零落。臣無可報也。臣今日亦願與陛下為約。可乎。上曰。何不可。泌曰。願陛下勿害功臣。李晟。馬燧。有大功於國。聞有讒之者。陛下萬一害之。則宿衛之士。方鎮之臣。無不憤惋反仄。恐中外之變。復生也。陛下誠不以二臣功大而忌之。二臣不以位高而自疑。則天下永無

事矣。上以為然。晟燧皆起泣謝。上因謂泌曰。自今凡軍旅糧儲事。卿主之。吏禮委延賞。刑法委渾。泌曰。陛下不以臣不才。使待罪宰相。宰相之職。天下事成共平章。不可分也。若各有所主。是乃有司。非宰相矣。上笑曰。朕適失辭。卿言是也。

以李昇為詹事

初張延賞與李叔明有隙。上入駱谷。衛士多亡。叔明之子昇。及郭曙。令狐建等。恐有姦人危乘輿。相與齧臂為盟。更鞍上馬。以至梁州。及還長安。上皆以為禁衛將軍。寵遇甚厚。延賞知昇私出入郤國。

大長公主第。密以白上。上使李泌察之。泌曰。此必有動搖東宮者。其延賞乎。上曰。何以知之。泌具為上言二人之隙。且言昇承恩顧。延賞無以中傷。而郃主乃太子妃之母也。故欲以此陷之耳。上笑曰。是也。泌因請罷昇宿衛。以遠嫌。從之。

停西域使者廩給。分隸神策軍

初河隴既沒於吐蕃。安西北庭及西域使人在長安者。歸路阻絕。皆仰給於度支。李泌知胡客皆有妻子。買田宅安居。不欲歸。命停其給。凡四千人。皆詣政府訴之。泌曰。此皆從來宰相之過。豈有外國

使者留京師數十年。不聽歸乎。今當假道回紇。各遣歸國。不願者。當於鴻臚自陳。授以職位。給俸祿。人生當乘時展用。豈可終身客死乎。於是胡客無一人願歸者。泌皆分隸神策兩軍。禁旅益壯。歲省五十萬緡。

募戍卒屯田京西

上復問泌以復府兵之策。對曰。今歲卒戍京西者十七萬人。計歲食粟二百四萬斛。今粟斗直錢百五十。為錢三百六萬緡。國家比遭饑亂。經費不充。就使有錢。亦無粟可糴。未暇議復府兵也。上曰。然

則亟減戍卒歸之。如何。對曰。陛下誠用臣言。可不減戍卒。不擾百姓。糧食皆足。府兵亦成。上曰。果能如是。何為不用。對曰。此須急為之。過旬日則不及矣。上問其計。泌曰。吐蕃久居原蘭之間。以牛運糧。糧盡牛無所用。請發左藏惡繒。染為絲纈。因党項以市之。計十八萬匹。可致六萬餘頭。命諸冶鑄農器。糴麥種。分賜緣邊軍鎮。募戍卒耕荒田而種之。約麥熟倍償其種。其餘據時價五分增一。官為糴之。來春種禾亦如之。沃土久荒。所收必厚。戍卒獲利。耕者浸多。糴價必賤。名為增之。而實比今歲所

減多矣。且邊地官多闕。請募人入粟以補之。可足今歲之糧。上皆從之。因問曰。卿言府兵亦集如何。對曰。舊制戍卒五年而代。今既因田致富。必不思歸。及其將滿。下令有願留者。即以所開田為永業。家人願來者。本貫續食遣之。不過數畝。則戍卒皆土著。乃悉以府兵之法理之。是變關中之疲弊為富彊也。上喜曰。如此。天下無復事矣。泌曰。未也。臣能不用中國之兵。使吐蕃自困。上曰。計將安出。對曰。臣未敢言之。俟麥禾有效。然後可議也。泌意欲結回紇大食雲南。與共圖吐蕃。知上素恨回紇。恐

聞之不悅。并屯田之議不行。故不肯言。既而戍卒應募願耕屯田者什五六。

柳渾罷為左散騎常侍

初渾與張延賞議事數異同。延賞使人謂曰。相公節言。則重位可久。渾曰。為吾謝張公。渾頭可斷。舌不可禁。由是交惡。上好文雅。溫藉。而渾質直無威儀。時發俚語。上不悅。罷之。

幽郃國大長公主。流李昇於嶺表。

公主。肅宗女也。適蕭升。女為太子妃。恩禮甚厚。宗戚皆疾之。主素不謹。李昇等數人出入其第。或告

主淫亂。且為厭禱。上大怒。幽之禁中。流昇等嶺表。切責太子。太子懼。請與妃離昏。上召李泌告之。且曰。舒王近已長立。孝友溫仁。泌曰。陛下惟有一子。柰何欲廢之而立姪。且陛下所生之子猶疑之。何有於姪。舒王雖孝。自今陛下宜努力。勿復望其孝矣。上曰。卿不愛家族乎。對曰。臣惟愛家族。故不敢不盡言。若畏陛下盛怒而為曲從。陛下明日悔之。必尤臣云。吾獨任汝為相。不力諫。使至此。必復殺而子。臣老矣。餘年不足惜。若冤殺臣子。使臣以姪為嗣。臣未知得歆其祀乎。因嗚咽流涕。上亦泣曰。

事已如此柰何。對曰。此大事。願陛下審圖之。自古父子相疑。未有不亡國者。且陛下不記建寧之事乎。上曰。建寧叔實寃。肅宗性急。故耳。泌曰。臣昔為此。故辭歸。誓不近天子左右。不幸今日復為陛下相。又覩茲事。且其時先帝常懷危懼。臣臨辭日。因誦黃臺瓜辭。肅宗乃悔而泣。上意稍解。乃曰。貞觀開元。皆易太子。何故不亡。對曰。承乾謀反。事覺。太宗使其舅與朝臣數十人鞠之。事狀顯白。然當時言者猶云。願陛下不失為慈父。使太子得終天年。太宗從之。并廢魏王泰。且陛下既知肅宗急而建

寧寃。則願深戒其失。從容三日。究其端緒。必釋然知太子之無他矣。若果有迹。願陛下如貞觀之法。并廢舒王而立皇孫。則百代之後。有天下者。猶陛下子孫也。至於武惠妃譖太子瑛兄弟殺之。海內寃憤。乃百代所當戒。此又可法乎。且太子居少陽院。未嘗接外人。預外事。安得有異謀。彼譖人者。巧詐百端。雖有手書如晉愍懷。衷甲如太子瑊。猶未可信。况但以妻母為累乎。幸賴陛下語臣。臣敢以家族保太子。曷使楊素許敬宗李林甫之徒。承此旨。已就舒王圖定策之功矣。上曰。此朕家事。何預

於卿而力爭如此。對曰：天子以四海為家，臣今獨任宰相之重，四海之內，一物失所，責歸於臣。况坐視太子冤橫而不言，臣罪大矣。上曰：為卿遷延至明日思之。泌抽笏叩頭而泣曰：如此，臣知陛下父子慈孝如初矣。然陛下還宮，當自審思，勿露此意於左右，露之則彼皆欲樹功於舒王，太子危矣。上曰：具曉卿意。泌歸語子弟曰：累汝曹矣。太子遣人謝泌曰：若必不可救，欲先自仰藥如何。泌曰：必無此慮。願太子起敬起孝，苟泌身不存，則事不可知耳。間一日，上開延英殿，獨召泌流涕曰：非卿切言。

朕今日悔無及矣。太子仁孝，實無他也。自今軍國及朕家事，皆當謀於卿矣。泌拜賀。因曰：臣報國畢矣。驚悸亡魂，不可復用。願乞骸骨。上慰喻不許。范氏祖禹曰：李泌善處父子兄弟之間，故能以其直誠正言，感悟人主，卒使父子如初，可謂忠矣。泌謂天子以四海為家，則莫非家事，以君之子為己任，其知相之職業哉。

回紇求和親許之

回紇合骨咄祿可汗，屢求和親。上未之許。會邊將告乏馬，李泌言於上曰：臣有愚策，可使馬賤十倍。

上問之。對曰。願陛下推至公之心。屈已徇人。為社稷計。臣乃敢言。上曰。何故。泌曰。臣願陛下北和回紇。南通雲南。西結大食。天竺。如此。則吐蕃自困。馬亦易致矣。上曰。三國當如卿言。至於回紇。則不可。泌曰。臣固知陛下如此。所以不敢早言。然今日之計。回紇為先。三國差緩。且陛下所以不可。豈非以陝州之耻邪。上曰。然。韋少華等。以朕之故。受辱而死。朕豈能忘之。泌曰。害少華等。乃牟羽可汗。後復入寇。為今可汗所殺。然則今可汗乃有功於陛下。又何怨邪。上終不許。泌乃乞骸骨。上曰。朕不憚屈

已。但不能負少華輩耳。泌曰。以臣觀之。少華輩負陛下。非陛下負之也。上曰。何故。對曰。昔葉護將兵助國。肅宗止令臣宴勞之。亦不至其營。及大軍將發。先帝始與相見。蓋戎狄豺狼。不得不過為之防。陛下在陝。少華輩不能深慮。以萬乘元子。徑造其營。又不先與議相見之儀。使彼得肆其桀驁。豈非少華輩負陛下邪。昔葉護欲掠長安。先帝親拜於馬前以止之。當時觀者十餘萬人。皆歎息曰。廣平王。真華夷主也。然則先帝所屈者少。所伸者多矣。况牟羽身為可汗。舉國赴難。當是之時。臣不敢言

其他。若留陛下於營中。歡飲十日。天下豈得不寒心哉。以此二事觀之。則屈已為是乎。不屈已為是乎。上謂李晟馬燧曰。朕素怨回紇。今聞泌言。自覺少理。卿以為何如。皆對曰。誠如泌言。泌曰。臣以為回紇不足怨。向來宰相乃可怨耳。回紇再復京城。今可汗又殺牟羽。復有何罪。吐蕃幸國之災。陷河隴數千里之地。又入京城。使先帝蒙塵於陝。此乃百代必報之讐。為可怨耳。上曰。朕與之為怨已久。今往與之和。得無復拒我為夷狄笑乎。對曰。臣請以書與之。約為臣子。每來不過二百人。市馬不過

千匹。無得攜中國人及商胡出塞。五者皆能如約。則主上必許和親。如此。威加北荒。旁隴吐蕃。足以快陛下平昔之心矣。上從之。既而回紇可汗遣使上表聽命。上大喜。謂泌曰。回紇何畏服。卿如此對曰。此乃陛下威靈。臣何力焉。上因問招雲南大食。天竺之計。對曰。回紇和。則吐蕃已不敢輕犯塞矣。雲南苦吐蕃賦役。未嘗一日不思復為唐臣也。大食在西域為最疆。與天竺皆慕中國。代與吐蕃為仇。臣故知其可招也。遂遣其使者歸。許以公主妻之。

大稔詔和糴粟麥

上畋於新店。入民趙光奇家。問百姓樂乎。對曰。不樂。上曰。今歲頗稔。何為不樂。對曰。詔令不信。前云兩稅之外。悉無他徭。今非稅而誅求者。殆過於稅。後又云和糴。而實強取之。曾不識一錢。始云所糴粟麥。納於道次。今則遣致京西行營。動數百里。車摧牛斃。破產不能支。愁苦如此。何樂之有。上命復其家。

四年。以諸道稅外錢帛。輸大盈庫。

先是。上謂李泌曰。每歲諸道貢獻。共直錢五十萬。

辰戌

緡。今歲僅得三十萬緡。官中用度殊不足。泌曰。古者天子不私求財。今請歲供官中錢百萬緡。願陛下勿受貢獻。及罷宣索。必有所須。降敕折稅。不使奸吏因緣誅剝。上從之。及元友直運淮南錢帛二十萬至。泌悉輸之。大盈庫。然上猶數有宣索。仍敕諸道勿令宰相知。泌聞之。惆悵而不敢言。

司馬氏先曰。王者以天下為家。天下之財。皆其有也。乃或更為私藏。此匹夫之鄙志也。然多財者。奢欲之所自來也。李泌欲弭德宗之欲。而豐其私財。財豐則欲滋矣。財不稱欲。能無求乎。是猶啓其門。

而禁其出也。雖德宗之多僻，亦泌所以相之者非其道故也。

罷向檢諸道稅外物

元友直向檢諸道稅外物，悉輸戶部，遂為定制。歲輸百餘萬緡斛，民不堪命。諸道多自訴於上。上意寤，乃詔已在官者輸京師，未入者悉以與民。明年以後悉免。於是東南之民復安其業。

以張建封為徐泗濠節度使

李泌言於上曰：江淮漕運自淮入汴，以甬橋為咽喉。地屬徐州，隣於李納。若納一旦復有異圖，竊據

徐州，則失江淮矣。請徙張建封鎮徐州，割濠泗以隸之，則淄青惕息而運路常通，江淮安矣。上從之。五年，以董晉竇參同平章事。

李泌自陳衰老，乞更除一相。上曰：朕深知卿勞苦，但未得其人耳。因從容論即位以來宰相曰：盧杞忠清彊介，人言杞姦邪。朕殊不覺。泌曰：此乃杞之所以為姦邪也。儻陛下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乎？杞以私隙殺楊炎，擠顏真卿於死地，激李懷光使叛。賴陛下聖明竄逐之，人心頓喜。天亦悔禍，不然亂何由弭。上曰：楊炎以童子視朕，意以朕不足與言。

以是交不可忍。非由杞也。建中之亂。術士豫請城奉天。此蓋天命。非杞所致也。泌曰。天命他人皆可。以言之。惟君相不可言。蓋君相所以造命也。若言命。則禮樂政刑皆無所用矣。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商之所以亡也。上因復言盧杞小心。朕所言無不從。對曰。夫言而莫予違。此孔子所謂一言喪邦者也。上曰。惟卿則異於彼。朕言當。卿常有喜色。不當常有憂色。雖時有逆耳之言。而氣色和順。無陵傲好勝之志。直使朕中懷已盡而屈服。不能不從。此朕所以私喜於得卿也。既而泌薦竇參通敏。

可兼度。支鹽鐵。董晉方正。可處門下。上皆以為不可。泌疾甚。復薦二人。上遂相之。參為人剛果峭刻。無學術。多權數。每奏事。諸相出。參獨居後。以奏度支事為辭。實專大政。多引親黨。置要地。使為耳目。董晉充位而已。然晉為人重慎。所言於上。前者未嘗泄於人。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鄴侯李泌卒。

泌有謀畧。而好談神仙詭誕。故為世所輕。

七年。以陸贄為兵部侍郎。解內職。

竇參惡之也。

未辛

吐蕃寇靈川。回鶻擊敗之。遣使來獻俘。八年。宣武節度使劉玄佐卒。

將士擁玄佐之子士寧為留後。劫監軍孟介請於朝。許之。

賜諫議大夫吳通玄死。貶竇參為郴州別駕。

竇參陰狡而愎。恃權而貪。每遷除。多與族子給事中申議之。申招權受賂。時人謂之喜鵲。上頗聞之。申恐陸贄進用。陰與諫議大夫吳通玄作謗書以傾贄。上察知之。貶參。賜通玄死。以趙憬。陸贄同平章事。

陸贄請令臺省長官各舉其屬。著其名於詔書。異日考其殿最。并以升黜舉者。詔行之。未幾。或言於上曰。諸司所舉。皆有情故。不得實才。上密諭贄。自今除改。卿宜自擇。勿任諸司。贄上奏曰。國朝之制。五品以上。制敕命之。蓋宰相商議奏可者也。六品以下。則旨受。蓋吏部銓材署職。詔旨畫聞而不可否者也。開元中起。居遺補御史等官。猶並列於選曹。其後倖臣專朝。廢公舉。行私惠。使周行庶品。苟不出時宰之意。則莫致也。今臣所奏。宣行以來。纔舉十數。議其資望。不愧班行。考其行能。未聞闕敗。

而議者遽以騰口。道之難行。亦可知矣。又宰相不過數人。豈能徧諳多士。理須展轉詢訪。是則變公舉為私薦。情故必多。且今之宰相。則往日之臺省長官。今之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相。豈有為長官之時。則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相之位。則可擇千百具僚。其惑甚矣。蓋尊者領其要。卑者任其詳。是以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長。庶長擇佐僚。將務得人。無易於此。上竟追前詔不行。

平盧節度使李納卒

軍中推其子師古知留後

以司農少卿裴延齡判度支事

陸贄請以李巽權判度支。上許之。既而復欲用延齡。贄言度支準平萬貨。刻吝則生患。寬假則容姦。延齡誕妄小人。不可用。上不從。

遣使宣撫諸道

陸贄以大水。請遣使賑撫。上曰。聞所損殊少。即議優恤。恐生姦欺。贄奏曰。流俗之弊。多徇諂諛。揣所悅意。則侈其言。度所惡聞。則小其事。今遣使巡撫。所費者財用。所收者人心。苟不失人。何憂乏用。上曰。淮西貢賦既闕。不必遣也。贄曰。昔秦晉讐敵。穆

公猶救其饑。而况帝王懷柔萬邦。惟德與義。寧人負我。無我負人。乃遣中書舍人奚陟等。宣撫諸道。減江淮運米。令京兆邊鎮和糴。

陸贄言於上曰。邊儲不贍。由措置失當。蓄歛乖宜。故也。今戍卒不隸於守臣。守臣不總於元帥。至有一城之將。一族之兵。各降中使監臨。皆承別詔委任。每有寇至。方從中覆。比蒙徵發。救援寇已獲勝。罷歸。此所謂措置失當者也。頃設就軍和糴之法。以省運。制加倍之價。以勸農。此令初行。人皆悅慕。而有司競為纖嗇。不時歛藏。遂使豪家貪吏反操

利權。賤取於人。以俟公私之乏。空申簿帳。偽指困倉。計其數。則億萬有餘。考其實。則百十不足。此所謂蓄歛乖宜者也。舊制關中歲運東方租米。至有斗錢運斗米之言。近歲關輔屢豐。江淮水潦。關輔無錢。江淮無米。而運彼所乏。益此所餘。可謂習聞見而不達時宜矣。今江淮斗米直百五十錢。運至東渭橋。僦直又約二百。而市司估糴三十七錢。耗其九而存其一。餒彼人而傷此農。制事若斯。可謂深失。每年江淮運米百一十萬斛。至河陰。太原留七十萬斛。而以四十萬斛輸東渭橋。今二倉見米

猶有三百二十餘萬斛。京兆諸縣斗米不過直錢七十。請令來年江淮止運三十萬斛至河陰。而河陰太原以次運至京師。其江淮所停八十萬斛委轉運使每斗取八十錢。於水災州縣糶之。以救貧乏。計得錢六十四萬緡。減僦直六十九萬緡。先令戶部以二十萬緡付京兆糶米以補渭橋之闕數。斗用百錢以利農人。以一百二萬六千緡付邊鎮。使糶十萬人一年之糧。餘十萬四千緡以充來年和糶之價。其江淮米錢僦直並委轉運使折市綾絹絁綿以輸上都。償先貸戶部錢。詔行其策。邊備

浸充

以柏良器為右領軍

神策大將軍柏良器。募才勇之士以易販鬻者。監軍竇文場惡之。左遷右領軍。自是宦官始專軍政矣。

九年。初稅茶

凡州縣產茶。及茶山外要路。皆估其直。什稅一。從鹽鐵使張滂之請也。滂又奏稅錢別貯。俟有水旱。代民田稅。自是歲收錢四十萬緡。未嘗以救水旱也。滂又奏姦人銷錢為銅器以求贏。請悉禁銅器。

銅山聽人開采。無得私賣。

胡氏寅曰。天地生物。凡以養人。取之不可悉也。張滂稅茶則悉矣。夫弛山澤之禁以予民。王政也。必不得已。聽商旅貿遷而薄其征。息盜奪。止獄訟。佐國用。其利亦大矣。張滂王涯。豈足效哉。

貶竇參為驩州司馬。尋賜死。

初竇參惡李巽。出為常州刺史。及參貶。汴州節度使劉士寧遺參絹五十匹。巽奏參交結藩鎮。上大怒。欲殺參。陸贄曰。劉晏之死。罪不明白。至使叛臣得以為辭。參之貪縱。天下共知。至於潛懷異圖。事

跡曖昧。若遽加重辟。駭動不細。乃更貶參驩州司馬。時宦官恨參尤深。謗毀不已。竟賜死於路。竇申杖殺貨財奴婢。悉傳送京師。

以趙憬為門下侍郎。與賈耽。盧邁。尚平章事。

先是上使人諭陸贄曰。自今要重之事。勿對趙憬陳論。當密封手疏以聞。又苗晉卿往年攝政。嘗有不臣之言。諸子皆與古帝王同名。今不欲明行斥逐。宜各除外官。又卿清慎太過。諸道饋遺。一皆拒絕。恐事情不通。鞭靴之類。受亦無傷。贄上奏曰。昨臣所奏。惟憬得聞。陛下已至勞神。委曲防護。是於

心膂之內。尚有形迹之拘。職同事殊。鮮克以濟。古者爵人於朝。刑人於市。惟恐衆之不覩。是以君上行之無愧心。兆庶聽之無疑議。凡是譖訐之事。利於中傷。或云歲月已久。不可究尋。或云事體有妨。須為隱忍。或云惡逆未露。宜假他事為名。或云但棄其人。何必明言責辱。詞皆近理。意實矯誣。傷善售姦。莫斯為甚。若晉卿父子。實有大罪。則當公議典憲。若被誣枉。豈令陰受播遷。夫監臨受賄。盈尺有刑。至於士吏之微。尚當嚴禁。矧居風化之首。反可通行。賄道一開。展轉滋甚。鞭靴不已。遂及金玉。

目見可欲。何能自窒于心。已與交私。豈能中絕其意乎。至是憬反疑贅排已。置之門下。由是與贅有隙。

董晉罷

置欠負耗贖染練庫

戶部侍郎裴延齡。奏檢責諸州欠負錢八百餘萬緡。收抽貫錢三百萬緡。呈樣物三十餘萬緡。請別置庫以掌之。欠負皆貧人無可償。抽貫錢給用。旋盡。呈樣染練。皆左藏正物。延齡徙置別庫。虛張名數以惑上。上信之。以為能富國而寵之。京城西汚

濕地。生蘆葦數畝。延齡奏稱咸陽有陂澤數百頃。可牧廐馬。上使閱視無之。亦不罪也。左補闕權德輿奏曰。延齡取常賦支用未盡者。充羨餘以為已功。縣官市物。再給其直。以充別貯。邊軍自今春以來。並不支糧。陛下必以延齡孤貞獨立。時人醜正流言。何不遣信臣覆視。究其本末。明行賞罰。今衆口喧於朝市。豈皆為朋黨邪。上不從。

大尉中書令西平忠武王李晟卒

胡氏寅曰。晟非特良將。乃賢相也。德宗置之閑處。七年而死。向使陪侍廟堂。參斷國政。至於七年。其

有益於國。可勝數哉。

宣武軍亂。逐其節度使劉士寧

劉士寧。淫亂殘忍。軍中苦之。兵馬使李萬榮得衆心。會士寧出畋。數日不返。萬榮召親兵詐之曰。敕徵大夫入朝。以吾掌留務。汝輩人賜錢三十緡。衆皆聽命。乃分兵閉城。士寧逃歸京師。陸贄請選朝臣宣勞。徐察事情。上欲令萬榮知留後。贄奏曰。萬榮得志驕盈。不悖則敗。與其圖之於滋蔓。不若絕之於萌芽。且為國之道。以義訓人。若使傾奪之徒。便得代居其任。非獨長亂之道。亦開謀逆之端。但

選能臣。命為節度。獎萬榮而別加寵任。褒將士而厚賜資裝。理必寧息。上不從。

范氏祖禹曰。以下犯上。以臣逐君。此為國者所深惡。聖王之法。必誅而無赦者也。不惟不討而又賞之。使天下皆無君。豈得不偏天子乎。唐之人主。壞法亂紀。無政刑矣。其何以為天下乎。

十年。陸贄罷為太子賓客。

陸贄為相。奏論備邊六失。以為關中戍卒。不習土風。身苦邊荒。心畏戎虜。豈惟無益。實亦有損。可謂措置乖方矣。自頃權移於下。柄失於朝。將之號令。

戊甲

既鮮克行之於軍。國之典常。又不能施之於將。罪以隱忍而不彰。功以嫌疑而不賞。使忘身效節者。獲誚於等夷。率衆先登者。取怨於士卒。債軍感國者。不懷於愧畏。緩救失期者。自以為智能。可謂課責虧度矣。虜每入寇。將帥虛張賊勢。唯務徵發。益師無裨。備禦之功。重增供億之弊。有司所入。半以事邊。間井日耗。徵求日繁。可謂財匱於兵衆矣。夫兵以氣勢為用者也。氣聚則威散。則消。勢合則威折。則弱。自頃分割朔方。列為三使。其餘鎮軍。數且四十。既無軍法。下臨。惟以客禮相待。可謂力分於

將多矣。理戎之要在於練覈優劣之科。以為衣食等級之制。今窮邊長鎮之兵。皆百戰傷夷之餘。終年勤苦而常有凍餒之色。關東戍卒。怯於應敵。而衣糧所頒。厚踰數等。又有素非禁旅。遙隸神策。其餘廩賜之饒。遂有三倍之益。可謂怨生於不均矣。自頃邊軍去就。裁斷多出宸衷。戎虜馳突。迅如風飈。駙書上聞。旬月方報。守土者以兵寡不敢抗敵。分鎮者以無詔不肯出師。賊既縱掠退歸。此乃陳功告捷。將帥幸於總制。在朝不憂罪累。陛下又以為大權由己。不究事情。可謂機失於遙制矣。臣謂

宜罷諸道防秋。令本道但供衣糧。募戍卒願留。及番漢子弟。多開屯田。官為收糶。寇至則人自為戰。時至則家自力農。又擇文武能臣。為隴右朔方河東三元帥。緣邊諸鎮有非要者。隨便併之。然後減茲濫虛浮之費。以豐財。定衣糧等級之制。以和衆。弘委任之道。以宣其用。懸賞罰之典。以考其成。如是。則戎狄威懷。疆場寧謐矣。上雖不能盡用心。甚重之。裴延齡以官吏太多。自今缺員。請勿復補。而收其俸以實府庫。上欲修神龍寺。延齡奏同州有木數千株。皆可八十尺。上曰。開元天寶間求美材

於近畿。猶不可得。今安得有之。對曰。天生珍材。固待聖君。乃出開元天寶。何從得之。又奏。檢閱左藏於糞土中。得銀十三萬兩。雜貨百萬有餘。請入雜庫。以供別支。大府少卿韋少華抗表。稱有月申見在之物。請加推驗。上不許。延齡由是恣為詭譎。慶之不疑。上亦頗知其誕妄。但以其好詆毀人。冀聞外事。故親厚之。群臣畏之。莫敢言。惟鹽鐵使張滂。京兆尹李充。司農卿李銛。以職事相關。時證其妄。而贄獨以身當之。日陳其不可用。上不悅。待延齡益厚。贄以上知待之厚。事有不可。常力爭之。所親

或規其太銳。贄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他無所恤。延齡日短贄於上。趙憬密以贄所譏彈延齡事告之。故延齡益得以為計。上由是信延齡而不直贄。贄與憬約。至上前。極論延齡奸邪。上怒形於色。憬默而無言。遂罷贄為太子賓客。

十一年。貶陸贄為忠州別駕。

裴延齡譖李充。張滂。李銛黨於陸贄。會旱。延齡奏言。贄等失勢。怨望。言天旱民流。度支多欠。諸軍芻糧。動搖衆心。其意非止欲中傷臣而已。後數日上獵苑中。適有軍士訴度支不給馬芻。上意延齡言

為信。遽還官。貶贄為忠州別駕。充滂。銛皆為諸州長史。上怒未解。中外惴恐。以為罪且不測。無敢救者。諫議大夫陽城。帥拾遺王仲舒。補闕熊執易。崔邠等。守延英門。上䟽論延齡姦佞。贄等無罪。上大怒。欲罪之。太子為營救。乃解。令宰相諭遣之。金吾將軍張萬福。聞諫官伏閣。趣往大言賀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遂徧拜城等。萬福武人。年八十餘。自此名重天下。時朝夕相延齡。城曰。脫以延齡為相。當取白麻壞之。慟哭於庭。

司徒侍中北平莊武王馬燧卒

子兩

十二年。以渾瑊。王武俊。兼中書令。嚴震。田緒。劉濟。常臯。並同平章事。諸節鎮悉加檢校官。

欲以悅其意也。

以竇文場。霍仙鳴為護軍中尉。

初上置六統軍。視六尚書。以處罷鎮者。相承用麻紙寫制。至是文場諷宰相。比統軍降麻。翰林學士鄭網。奏故事惟封王命。相用白麻。今不識陛下特以寵文場邪。遂為著令也。上乃謂文場曰。武德貞觀時。中人不過負外將軍。衣緋者無幾。輔國以來。始隳制度。朕今用爾。不謂無私。若復降麻。天下必

謂爾脅我為之矣。文場叩頭謝。遂焚之。謂綱曰。宰相不能違拒中人。朕得卿言方寤耳。是時竇霍勢傾中外。藩帥多出神策軍。臺省清要。亦有出其門者矣。

以嚴綬為刑部員外郎

初上以奉天窘乏。故還官以來。專意聚斂。藩鎮多以進奉市恩。皆云稅外方圓。亦云用度羨餘。其實或增斂百姓。或減刻吏祿。或販鬻蔬果。往往自入。所進纔什一二。李兼在江西。有月進。韋臯在西川。有日進。其後常州刺史裴肅。以進奉遷浙東觀察。

使刺史進奉自肅始。宣歙判官嚴綬。掌留務。竭府庫以進奉。徵為刑部員外郎。幕僚進奉自綬始。宣武軍亂。以董晉為節度使。陸長源為行軍司馬。趙憬卒。

裴延齡卒

中外相賀。上獨悼惜之。

以崔損趙宗儒同平章事

損嘗為裴延齡所薦。故用之。

范氏祖禹曰。延齡既死而德宗猶思其人。又用其所薦者為相。使其好賢如此。豈不善哉。夫賢之入

人也難。佞之惑人也深。是以鮮有好賢如好佞者也。

以韋渠牟為諫議大夫

上自陸贄貶官。尤不任宰相。自縣令以上。皆自選用。中書行文書而已。然深居禁中。所取信者。裴延齡。李齊運。司農卿李實。翰林學士韋執誼。及渠牟。皆權傾宰相。趨附盈門。實狡險。培克。執誼以文章與上唱和。年二十餘入翰林。渠牟形神忼躁。尤為上所親狎。上每對執政。漏不過三刻。渠牟奏事。率至六刻。語笑款狎。往往聞外。所薦引咸不次遷擢。

率皆庸鄙之士

十三年。以姚南仲為義成節度使

盧邁罷

以宦者為宮市使

先是宮中市外間物。令官吏主之。隨給其直。比歲以宦者為使。謂之宮市。置白望數百人。抑買人物。以紅紫染故衣敗繒。尺寸裂而給之。仍索進奉門戶及腳價錢。名為宮市。其實奪之。嘗有農夫以驢負柴。宦者稱宮市取之。又就索門戶。農夫曰。我有父母妻子。待此然後食。今以柴與汝。不取直而歸。

汝尚不肯。我有死而已。遂毆宦者。街吏擒以聞。詔黜宦者。賜農夫絹十匹。然官市亦不為之。改諫官御史數諫不聽。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入朝。具奏之。上頗嘉納。以問判度支蘇弁。弁希宦者意。對曰。京師游手萬家。無土著生業。仰官市取給。上信之。故凡言官市者皆不聽。

十四年。趙宗儒罷。以鄭餘慶同平章事。

初置神策統軍

時禁軍戍邊者。稟賜優厚。諸將多請遙隸神策。其軍遂至十五萬人。

吳少誠叛

十五年。宣武節度使董晉卒。軍亂。殺留後陸長源。

監軍俱文珍。以宋州刺史劉逸準。久為宣武大將。得衆心。召之。逸準引兵徑入汴州。衆乃定。遂以為節度使。

以韓弘為宣武節度使

劉逸準卒。軍中思劉玄佐之恩。推其甥兵馬使韓弘為留後。詔以為節度使。弘將兵。識其材鄙勇怯。指顧必堪其事。先是少誠遣使與逸準約共攻陳許。使者數輩猶在館。弘悉驅出斬之。選卒三千擊

許下。少誠由是失勢。宣武軍自玄佐卒。凡五作亂。弘召唱者及其黨三百人。數而斬之。自是至弘入朝二十一年。士卒無一人敢譴呼於城郭者。

詔削奪吳少誠官爵。令諸道進兵討之。

諸軍討少誠者。既無統帥。進退不一。自潰於小澱水。委棄器械資糧。皆為少誠所有。於是始議置招討使。

中書令咸寧王渾瑊卒。

瑊性謙謹。雖位窮將相。無自矜大之色。每貢物。必躬自閱視。受賜如在上前。上還自興元。雖一州一

鎮有兵者。皆務姑息。瑊每奏事。不過輒私喜曰。上不疑我。故能以功名終。

十六年。以韓全義為蔡州招討使。

全義本出神策軍。中尉竇文場愛之。薦於上。使統諸軍討吳少誠。十七道兵。皆受節度。

姚南仲入朝。

義成監軍薛盈珍有寵。欲奪節度使姚南仲軍政。南仲不從。由是有隙。屢毀南仲於上。上疑之。又遣小吏程務盈。奏南仲罪。牙將曹文洽。追及於長樂驛。殺之。自作表雪南仲之冤。且首專殺之罪。遂自

殺驛吏以聞。上異之。徵盈珍入朝。南仲亦請入朝待罪。上召見問曰。盈珍擾卿邪。對曰。盈珍不擾臣。但亂陛下法耳。且天下如盈珍輩。何可勝數。雖使羊杜復生。亦不能行愷悌之政。成攻取之功也。上默然。竟不罪盈珍。仍使掌機密。盈珍又言南仲惡政。皆幕僚馬少微贊之。詔貶少微江南官。遣中使送之。推墜江中而死。

韓全義與淮西兵戰于澠南大潰

全義素無勇略。專以巧佞貨賂結宦官。得為大帥。每議軍事。監軍數十人爭論紛然。不決而罷。士卒

久屯沮洳之地。天暑病疫。全義不存撫。人有離心。與淮西戰。鋒鏑未交。諸軍大潰。退保五樓。

于頔奏貶元洪為吉州長史

山南東道節度使于頔。因討淮西。大募戰士。繕甲厲兵。聚歛貨財。有據漢南之志。誣鄧州刺史元洪。贓罪。上為之流端州。頔復表洪責太重。上復以洪為吉州長史。又怒判官薛正倫。奏貶之。比敕下。頔怒已解。復奏留為判官。上一一從之。

胡氏寅曰。聖人喜怒在物而不在己。衆人喜怒在己而不在物。惟喜怒在物。故登十六相。流四凶。若

持衡懸鏡。若用尺度。輕重妍媸長短。我無與焉。是
以其德行。其威立。而天下服。惟喜怒在已。故忠賢
則惡忌。疎斥之。跋扈則畏下。撫綏之。宜剛而柔。宜
怯而勇。奮然而斷。乃不當斷者也。惕然而懼。乃不
當懼者也。使其知持志之方。義理是憑。豈有此患
乎。

徐泗濠節度使張建封卒

建封病篤。累表請代。詔以韋夏卿為行軍司馬。敕
下建封已卒。軍大為變。劫建封子愔。令知軍府。殺
留後及大將數人。械繫監軍。上聞之。以李鄴為宣

慰使。鄴至。召將士宣朝旨。諭以禍福。脫監軍械。使
復其位。

以李藩為秘書郎

初張建封之疾病也。濠州刺史杜兼。陰圖代之。疾
驅至府。幕僚李藩曰。僕射疾危如此。公宜在州防
遏。來欲何為。不速去當奏之。兼錯愕徑歸。及是兼
誣奏藩搖動軍情。上大怒。密詔杜佑殺之。佑素重
藩。出詔示之。藩神色不變。佑曰。吾已密論。用百口
保君矣。上猶疑之。召藩詣長安。望見其儀度安雅。
乃曰。此豈為惡者邪。即除秘書郎。

通鑑纂要卷五十四
貶鄭餘慶為郴州司馬

以齊抗同平章事

赦吳少誠復其官爵

吳少誠引兵還蔡州。先是韋臯聞諸軍討少誠無功。請以渾瑊賈耽為元帥統諸軍。賈耽言於上曰。賊意亦望恩貸。恐須開其生路。上然之。會少誠致書監軍求昭洗。監軍奏之。詔赦少誠。韓全義至長安。竇文場掩其敗迹。上禮遇甚厚。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五十四



